

史志琼崖

在今人眼中，澄迈是个农业大县。鲜为人知的是，澄迈还是个文化大县。自隋大业六年(610年)设县以来，海南岛上没有更改过地名的县(包括此后的市)，唯独澄迈。

澄迈有始建于宋代的文物遗存、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美榔双塔，还有老城通潮阁，北宋文豪苏轼途经通潮阁时，曾登阁、远眺、休憩、赋诗，后人也吟咏不断，南宋贬臣李光曾为通潮阁题写匾额“通潮飞阁”，相传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也曾为之题款。

通潮阁旧址在海南岛澄迈县老城镇的西南隅，伫立于琼州海峡南岸江海交汇处，它不仅承载着澄迈一县的千年文脉，也是古代琼州西线的重要地标，更是中原文明与海南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

历史上的通潮阁曾多次倾圮和重建，最后一次被毁是80年前侵琼日军所为，不得不让后人慨叹其命运之多舛。好在澄迈县政府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将推进通潮阁重建提到议事日程。

通潮阁怀古

阮忠

因通潮阁怀古是通潮阁诗的常态，明代的通潮阁诗是这样，清代的通潮阁诗亦然。

由于东坡居儋三年，又到过通潮阁，因此一些吟咏通潮阁的人常把通潮阁和东坡联系在一起。他们或以出生地称东坡为“苏眉山”，或以谥号称东坡为“苏文忠公”。如清代康熙年间澄迈知县高魁标的《经通潮阁废墟怀苏眉山》写道：“飞尽画阁朱瓦瓦，即今何地是登临。故山归影朝朝近，逐客愁怀处处深。”他为东坡的遭遇伤感，看眼前满眼春光，不禁悲从中来。其后有林凤冈《经通潮阁旧址怀苏眉山》的“潮自升时阁自沉，登临谁见古人心”；蔡昌镐《寻通潮阁旧址怀苏眉山》的“迁客归时此登眺，只今流恨满沧波”；林焕《经通潮阁旧址怀苏眉山》化用东坡诗“倦客愁闻归路遥”，吟出的“归客尚愁乡路远，何人不到故山亲”，对东坡都有深深的怀念。

清代康熙年间的临高知县樊庶《过通潮阁旧址怀苏文忠公》最为悲切：“旧阁新移让草莱，昔人曾此独徘徊。羁臣泪共南溟满，故国心同北斗回。波上马衔知窟伏，林间麋鹿敢前来。文章气节真堪负，尺地还留万古哀。”樊庶在任时很得民心，政绩显著。他对东坡用情甚深，还编了《宋苏文忠公海外集》，相对于前人编的东坡《居儋录》或东坡《海外集》，自具一格。他在诗中怀念东坡，所道“羁臣泪共南溟满”是他对东坡的揣度，其实东坡初到海南时虽有孤苦，但很快就与儋州百姓打成一片，随缘而快乐，樊庶没有深刻理解，所以他会说“尺地还留万古哀”，为东坡的流贬有太多的悲痛。

还有清代乾隆年间澄迈知县陈名俭的《通潮飞阁》化用东坡的通潮阁诗，诗的尾联说“三复眉山名句咏，青林白鹭未销沉”。他咏通潮阁，最忘不了东坡。当然，忘不了东坡的远不止他，秦廷英的《登通潮阁》自注说：“昔苏眉山过此留题，余为竖碑纪之。”诗的尾联也叙此意，但诗的前两联说通潮阁的荒凉：“自然飞阁俯城头，驿堞荒凉几度秋。古堞半多杂草蔓，断桥依旧枕溪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想到了东坡，通潮阁的坎坷似乎映衬出东坡的坎坷。除他之外，当过连州训导的许昌龄在《澄迈老城怀古》后又写了《通潮阁怀古》，诗中说：“公为遭谗来此地，我因吊古不胜愁。”他因东坡的遭遇产生的愁绪，甚至在东坡之上。

登通潮阁赋诗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对“文化澄迈”有诸多方面的意义，不仅是澄迈楼阁文化、东坡文化的体现，而且这些诗是澄迈历史的元素，因为它们，澄迈历史更为鲜活，也更具有文化的诗性和韵味。



刘运良先生所绘百幅《东坡魂》系列国画之《通潮阁吟诗图》。蔡葩供图



省博物馆展出的《通潮飞阁碑》拓片。国家图书馆藏



2003年在通潮阁遗址发现的须弥座壶门石像。陈超摄

相关链接

旧时通潮阁周边之景观

- 澄江：在县前通潮门外，流东水港入海
- 里津：在通潮门外，澄江流至长桥之下，石壁排列
- 砥柱江流：两旁通沟灌田，元时建塔于上以镇
- 知县唐启宾创建，石砌五墩设五梁，在通潮门外塔边，明嘉靖三十八年，
- 高丈余长二丈余。嗣后历补，依然如故
- 天帝庙：在通潮门外
- 天妃庙：在通潮门外
- 西门市：初立通潮门外塔边
- 旧在通潮阁右，今地在通潮门外北向

整理陈耿 制图许丽
据光绪《澄迈县志》

潮水依城咏飞阁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在澄迈县的古代八景之中，其中之一为“通潮飞阁”，历代多有官员和文人墨客吟咏，它便是通潮阁，遗址在今天的老城糖厂内。顾名思义，老城即澄迈县的老县城(古称县治)。澄迈县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迁至金江，旧的县城便被唤作“老城”。县治迁徙的原因是1891年知县李德重已在“金江市”(今金江镇)肇建行署，1895年续建的“金江行署”竣工后，时任知县薛贺图便迁往新的衙署。

通潮阁，原名通明阁，位于老城镇原县治西门外，因建在通潮驿所在地而得名。驿站是我国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据《琼崖古驿道》的作者、海南文史专家何以端先生考证，包括通潮驿在内，宋代海南岛的环岛驿全线贯通，通潮阁至晚在北宋时期便已出现，这从苏东坡的通潮阁诗和相关诗文可以得到佐证；通潮驿或通潮阁也有可能出现在隋代或更早的朝代，但由于没有史料证据，因此不能妄下定论。

古代的驿道上设有铺舍和驿站，驿站投资和运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铺舍则只需两三名铺兵、两三间草房即可。

“铺舍一般每十里设一个，譬如明代时期，从府城的琼台驿门总铺向西出发，第一个铺设为二水铺，旧址在今天的头铺村，再经过业里铺(业里村)、五原铺(富教村)、石山铺(北铺村)、七里铺、县门铺后，便来到海南岛西线的第一个驿站——通潮驿。”何以端说，“依明初规制，出于依托大邑的需要，两个驿站的路程在60里至80里之间，大致按一天的路程设置一座，而且尽可能靠近人口较多的居民点，如县治(县城)等。按当年的路况，步行5公里(一铺的路程)需要2小时计算，走完琼台驿与通潮驿之间6个铺舍的路程，刚好是一天的时间，如果早上6点从府城出发，在晚上6点可到达老城。当然，程距长的，赶路就免不了起早摸黑，程距短的就以松弛些，譬如府城和老城之间的驿路就属于较短的。”

今天，上了年纪的海南老人尤其是七旬以上的，口头上仍以“铺”作为单位来描述距离，比如会把大约2.5公里的路程，称为“半铺路”。

澄迈县史志办原主任孙中积先生考据文献资料时发现，南宋被贬来琼的抗金名臣李光，曾以柳体书撰写苏东坡的通潮阁诗，当时的县令请人刻在两块石碑上，立于阁内，碑刻各有1米宽、2米高、0.16米厚。

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澄迈知县刘时敏在境内设通潮、西峰二驿。

据光绪《澄迈县志》记载：在明代正统十二年(1447年)之前，澄迈县治并无城池，是年广东按察使巡边时，才行文让澄迈典史李黎生创筑土城，周围百丈，然而年岁久便塌坏了；成化元年(1465年)，由于海寇侵扰，沿海地区警报连连，澄迈正簿杨正重筑土墙二里许；成化二十年(1484年)，知县韦裘带领民众

采伐石料，烧制砖瓦，“砌筑周围五百八十余丈”，于弘治三年(1490年)告成，使得澄迈县城“西南沿江，东北凿隍，上设警铺，下通水关，三门各设城楼，北建望海楼。金事李珊碑记。按三门：东曰‘迎恩’，西曰‘通潮’，南曰‘归仁’”。

明代的通潮驿、通潮阁就在澄迈县城西门(通潮门)外，弘治十七年(1504年)，广东副使王楷巡察琼州时，发现通潮驿靠近县治(县城)，没有必要设置，于是向朝廷奏请革除，得到许可。此后，通潮驿的“驿解基址”便被官兵占据，当作驻军场所。

正德年间，澄迈知县卢晖将通潮驿、通潮阁建为“公馆”，类似于今天的招待所。

到了嘉靖年间，知县唐启宾重修通潮阁，年久失修后又再次倒塌。

通潮阁大致在清代康熙元年(1662年)前后一度被毁，南宋时期刻录苏轼通潮阁诗的碑记于是不知去向。

道光十五年(1835年)，澄迈县教谕兼训导李梓瑶首倡士绅捐建通潮阁于关帝庙左侧，并为之作记和题篆碑额。阁有二层，高三丈，其上祭祀苏文忠公(苏东坡)，广东学使李星沅为之题写了对联。

李梓瑶的《通潮飞阁碑》碑刻和一尊须弥座壶门石像于2003年9月在通潮阁遗址附近的山坡上被发现。2024年初，在海南省博物馆的“苏轼主题文物展”上，展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通潮飞阁碑》的拓片。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标，通潮阁在航海史上扮演着特殊角色。元代《岛夷志略》的记载称，商船“望通潮阁飞檐为向”。估计元明时期，通潮阁拥有恢宏的气势和显著的高度，所以能够成为航海者的方向标。相传明代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时，也以通潮阁为出海南洋面的最后一个陆标。

今天，站在通潮阁遗址上北望琼州海峡，潮起潮落间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建遗迹，不仅承载着海南岛的文化记忆，更见证着中华文明向海而生的开拓精神。在这里，但愿历史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永远跳动的文化脉搏。



通潮阁附近里桥一带的景观。元博摄

